



底 層

高尔基著

.55

-2

底 層

高尔基著
芳信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НА ДНЕ

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6 (Государ-
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译出

底 層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175 字数8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2 插页1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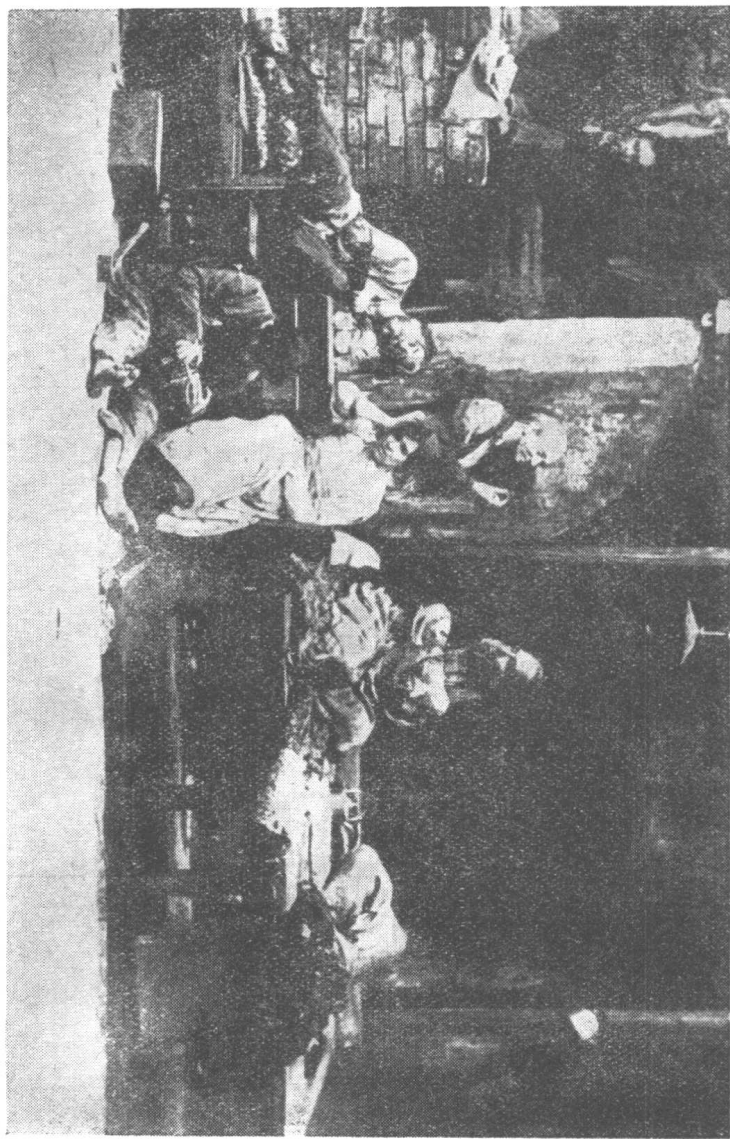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4,800 册

定价 (7) 0.36 元



《底层》——莫斯科艺术剧院1902年演出

《底层》——莫斯科艺术剧院1902年演出



獻 給

康斯坦青·彼特羅維奇·比雅特尼茨基

高 尔 基

人 物

柯斯狄略夫（米哈伊尔·伊万諾夫·柯斯狄略夫）——五十四岁，小客棧的掌櫃的，

瓦西里莎·卡尔波芙娜——他的妻子，二十六岁。

娜达莎——她的妹妹，二十岁。

梅德維节夫——她們的叔叔，警察，五十岁。

貝貝尔（瓦西卡·貝貝尔）——二十八岁。

克列士奇·安德烈·米特里奇——鎖匠，四十岁。

安娜——他的妻子，三十岁。

娜思佳——女，二十四岁。

克瓦希妮亞——卖餡兒餅的女人，近四十岁。

布伯諾夫——帽匠，四十五岁。

男爵——三十三岁。

沙金 } 年齡不相上下，近四十岁。
戏子 }

魯卡——游方僧，六十岁。

阿略希卡——鞋匠，二十岁。

克利沃伊·佐布 } 搬運工人。
鞦韆人 }

几个沒有姓名和不說話的流浪人。

第一幕

一个像洞穴似的地下室。笨重的、石头砌成拱形的顶棚被烟熏得漆黑，有的地方泥灰已经掉了。光线从观众席的右面方窗上射进来。右角用薄板隔成贝儿的屋子；靠近这个屋子的门，放着布伯诺夫的板床。左角有一个俄国式的大壁炉；左面石墙上有一个门通厨房，克瓦希妮亚、男爵和娜思佳住在那儿。在壁炉和门之间，贴墙放着一张宽大的床，床上挂着骯髒的印花布帐子。贴墙到处都是板床。在近左墙的台口，有个装着老虎钳和小铁砧的墩子，此外，还有个比较矮的墩子。克列士奇坐在矮墩子上，对着小铁砧，在给旧锁配钥匙。在他的脚边，有两大串用铁丝穿住的各种不同的钥匙，一个破洋铁茶炊、一把锤子、几把铤。这个小客棧的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两条长板凳、一个方凳，——全没漆过，很髒。克瓦希妮亚在料理桌上的茶炊；男爵吃着黑面包；娜思佳坐在方凳上，把臂肘支在桌上，正在看一本破旧的小说。安娜躺在搭着帐子的床上咳嗽。布伯诺夫坐在板床上，两腿夹着一个帽箍，计算着怎样才能把从一条旧裤子上拆下来的布片剪成帽子。他身旁有一个做帽檐用的破硬纸盒、几块漆布和一些碎布。沙金才睡醒，偷

在板床上大声哼哼。戏子躺在大壁爐的頂上翻身、咳嗽，观众看不见他。

这是初春的一个早晨。

男爵 說下去吧！

克瓦希妮亞 我說呀，別一別咕，亲爱的，你就別跟我提这个了。我說呀，这种事兒我已經試过了……現在——就是給我一百只紅燒龙蝦，我也不跟人結婚了！

布伯諾夫（对沙金）你在哼哼些什么呀？

沙金又哼哼。

克瓦希妮亞 我說呀，我是个自由惯了的女人，什么都得自己作主，要把我写在別人的戶口本兒上，叫我去給男人当奴隶——我可不干！哪怕他是个美国王子，我也不想嫁給他。

克列士奇 吹牛！

克瓦希妮亞 什一什么？

克列士奇 你吹牛！你就要嫁給阿伯拉姆卡了……

男爵（夺去娜思佳的書，念出書名来）《薄命緣》……（哈哈大笑。）

娜思佳（伸出手来）給我……快給我！噯……別鬧了！

男爵瞧着她，拿着書在空中搖晃。

克瓦希妮亞（对克列士奇）你这只紅毛山羊！你才吹牛哪！你怎么敢跟我說这种無理的話？

男爵（拿書打娜思佳的头）娜思琪卡，你真是個傻瓜……

娜思佳 (搶書) 給我吧……

克列士奇 好一位太太! ……你就要嫁給阿伯拉姆卡
了……你就盼着這個哪……

克瓦希妮亞 當然! 可不是嗎……就是! 瞧你把老婆都
折騰得快死了……

克列士奇 放屁, 你这老母狗! 你管不着……

克瓦希妮亞 哟, 哟! 一說真的, 你就受不了!

男爵 又來勁兒了! 娜思琪卡, 你在哪兒啊?

娜思佳 (沒有抬頭) 啊? ……滾吧!

安娜 (從帳子里伸出頭來) 又是一天了! 積個德……別
叫了……別吵了!

克列士奇 又叨叨起來了!

安娜 天天都這樣吵……你們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吧!

布伯諾夫 吵是碍不着死的……

克瓦希妮亞 (走近安娜) 大嫂子呀, 你怎么跟这么个
懶鬼在一塊兒过日子呀?

安娜 不用管我……走開吧……

克瓦希妮亞 哼哼! 唉, 你呀……真是個苦命人! ……

怎么样, 胸口里不覺得好點兒嗎?

男爵 克瓦希妮亞! 該上菜市了……

克瓦希妮亞 這就走! (對安娜) 要幾個熱餡兒餅嗎?

安娜 不用……謝謝! 我何必吃呢?

克瓦希妮亞 你就吃吧! 吃點兒熱東西, 心里舒坦點兒。

我給你留幾個在碗里……等你想吃的时候, 你就吃。

好了！老爷，咱们走吧……（对克列士奇）啐，死鬼……（走进厨房里。）

安娜（咳嗽）天哪……

男爵（轻轻地推一下娜思佳的后脑勺）别看了，小傻瓜！

娜思佳（嘟囔）滚开……我又没碍你的事。

男爵打着口哨，跟着克瓦希妮亚下。

沙金（从板床上欠起身子）昨天是谁打我？

布伯诺夫 是谁打你还不是不一样吗？……

沙金 就算是一样吧……可是为什么打我呢？

布伯诺夫 你打牌了吗？

沙金 打了……

布伯诺夫 就为这个打你……

沙金 这群坏——坏蛋……

戏子（从壁炉上伸出头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你打死……

沙金 你是个蠢蛋。

戏子 为什么？

沙金 因为你不能把一个人打死两次。

戏子（稍停）我不懂……为什么不能？

克列士奇 快从壁炉上滚下来收拾屋子吧……死赖在那儿干什么呀？

戏子 不关你事……

克列士奇 等瓦西里莎来了，她就会叫你知道这是谁的事……

戏子 瓦西里莎，去她的吧！今天輪到男爵打扫……男爵！

男爵 （从廚房上）我沒功夫打扫……我要跟克瓦希妮亞上菜市去。

戏子 这跟我不相干……你就是去坐牢也沒我事……反正地該輪到你扫……別人的活我可不干……

男爵 哼，他媽的！娜思欽卡会扫……喂，你这个薄命緣！醒醒吧！（从娜思佳手里把書夺去。）

娜思佳 （站起）你要干什么？还給我！捣蛋鬼！还說自己是个老爷呢。

男爵 （还書）娜思佳！替我扫扫地吧——好嗎？

娜思佳 （向廚房走去）我才稀罕呢……屁！

克瓦希妮亞 （在廚房門口，对男爵）你走吧！沒有你，他們也会打扫的……戏子！人家既然求你，你就动手吧……我看，这又不会把你的骨头累折的！

戏子 哼……老是我……我真不懂……

男爵 （用一根扁担挑着兩只籃从廚房上。籃里放着用破布盖住的盆鉢）今天倒是有点兒沉……

沙金 你真不愧是个地道的男爵……

克瓦希妮亞 （对戏子）你可記住，扫地！（向过道里走去，讓男爵先下。）

戏子 （爬下壁爐）吸进灰塵对我是有害的。（驕傲地）我的身体中了酒毒……（坐在板床上沉思起来。）

沙金 身体者，机构是也……

安娜 安德烈·米特里奇……

克列士奇 又是什麼事？

安娜 克瓦希妮亞給我留了幾個餡兒餅在那兒，你拿去
吃吧。

克列士奇 （走近她）你不吃嗎？

安娜 我不想吃……我吃了有什麼用？你干活，你應該
吃……

克列士奇 你害怕嗎？別怕……說不定，還能……

安娜 去吃吧！我難受得很……恐怕不久了……

克列士奇 （走開）別擔心……也許會好起來……這種
事有的是！（朝廚房下。）

戏子 （好像突然醒了一樣，大聲地）昨天在醫院里大夫對
我說：你的身體完全中了酒毒……

沙金 （微笑）是機構……

戏子 （堅持地）不是機構，是身一體……

沙金 你這個傢伙……

戏子 （對他搖手）噯，別扯淡了！我是說正經話……
真的。要是我的身體中了毒，那麼，掃地呀、吸進
灰塵呀，對我就有害了……

沙金 養生有道……嗨！

布伯諾夫 你嘟囔些什麼呀？

沙金 找詞兒呢……另外有的是詞兒——直覺論什麼
的……

布伯諾夫 這是什麼意思？

沙金 不知道……忘了……

布伯諾夫 那你干嗎說它呢？

沙金 鬧着玩兒……老兄，我討厭人們所用的一切詞兒……我討厭我們所用的一切詞兒！每個詞兒，我差不多都听了有一千遍……

戏子 在《哈姆雷特》这出悲剧里，有句台詞是：“詞兒，詞兒，詞兒啊！”这个剧本真好……我在这出戏里演过挖墳的人……

克列士奇（从廚房上）你快該演扫地的人了吧？

戏子 沒你的事……（用手捶自己的胸）“奧菲丽亞！哦……在你的祈禱里記住我啊！……”

从后台的远处，傳來隱約的喧嘩声、叫喊声和警笛声。克列士奇坐下来工作，用銼刀嘎吱嘎吱地銼着。

沙金 我喜欢那些听不懂的奇妙的詞兒……我小时候……在电报局做事……我念过很多書……

布伯諾夫 你也当过电报生嗎？

沙金 当过……（冷笑笑）真有很好的書……还有許多很有趣的詞兒……我是个有学問的人……你知道嗎？

布伯諾夫 我听了有一百遍了！你就是有学問……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以前就是个毛皮匠……自己有鋪子……就因为染皮子，我的手讓顏色給弄得这么黃；老兄，我的手簡直黃到胳膊肘兒上了！我相

信就是到死也洗不淨……就这么帶着兩只黃手進棺材……現在，瞧這雙手……干脆就是髒……哼！

沙金 那么，怎么样呢？

布伯諾夫 沒什麼。就这么回事。

沙金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布伯諾夫 沒什麼。打个比方罢了……結果是：不管你怎样从外表給自己着色，一切都会擦掉的……一切都会擦掉的，哼！

沙金 哎哟……我的骨头疼！

戏子 （用手抱着双膝坐着）學問是胡說八道，最重要的是天才。我以前認識个戏子……他不大会念台詞，可是他一演戲，观众的采声簡直把園子都震动了……

沙金 布伯諾夫，給我五个戈比！

布伯諾夫 我只有兩個戈比……

戏子 我說呀，一个做演員的非有天才不可。天才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沙金 給我五个戈比，我就相信你是天才，是主角，是鱷魚，是警察署長……克列士奇，給我五个戈比吧！

克列士奇 滾你媽的蛋！你这种人这兒有的是……

沙金 你干嗎罵人？我知道，你連一个子兒也沒有……

安娜 安德烈·米特里奇……我驚得慌……难受極了……

克列士奇 我有什么办法呢？

布伯諾夫 把通过道的門开开吧……

克列士奇 算了吧！你坐在板床上，我坐在地下……咱倆換換地方，你再去開門好了……就这样我都傷風了。

布伯諾夫（平靜地）又不是我要開門……是你老婆要……

克列士奇（陰沉地）不管誰要什麼……

沙金 我的腦袋直嗡嗡……嗒！人們為什麼要你打我的腦袋，我打你的腦袋呢？

布伯諾夫 他們不光打腦袋，連身上別的地方也打。

（站起）我要去買綫了……怎麼咱們的掌櫃的跟內掌櫃的今天到這時候還沒露面呀？……許是挺了吧……（下。）

安娜咳嗽。沙金把頭枕在手上，一動不動地躺着。

戏子（憂愁地望望周圍，走近安娜）怎麼樣？難過嗎？

安娜 驚得慌。

戏子 要我攙你到過道里去嗎？噯，站起來。（扶她起來，把一件破衣服之類的東西披在她肩上，攙着她，帶她到過道里去）喂喂，站好吧……我自己也是個病人……中了酒毒……

柯斯狄略夫（在門口）出去踹毆嗎？嗨，好漂亮的一對兒，公羊配小母羊……

戏子 你躲开点兒……你沒瞧見兩個病人要出去嗎？……

柯斯狄略夫 請，過去吧……（用鼻音哼着一種贊美詩的調子，疑神疑鬼地向四處張望，把頭偏向左邊，好像傾听貝貝爾屋裡有什麼動靜似的。克列士奇使勁把鑰匙弄得嘎啦嘎啦地响，拿銼子亂銼，同時皺着眉頭注視着掌櫃的）
你在銼嗎？

克列士奇 什麼？

柯斯狄略夫 我是說你在銼嗎？（稍停）噢—噢……這個……我倒是想問你什麼來着？（很快，低聲地）我女人到這兒來了沒有？

克列士奇 我沒看見……

柯斯狄略夫（小心翼翼地 toward 貝貝爾屋裡走去）你一個月出兩個盧布占我多少地方啊！又是床……又得坐……哼！這些地方得五個盧布，真的！得加你半個盧布……

克列士奇 你還是加根繩子把我勒死吧……人都半截入土了，還惦记着半個盧布……

柯斯狄略夫 我為什麼要勒死你？這對誰有好处呢？但願老天爺保佑你快快活活地過日子……不過……我還是要加你半個盧布，——好去買點兒燈油……敬神的油燈在神像面前一點着……它就可以替我贖罪，也可以替你贖罪。你從來也沒想到你自己的罪孽，不是嗎？你瞧……唉，安德柳希卡，你是個凶惡的